

甘肃文史资料选辑

第 28 辑

顾 颉 刚：

西北考察日记

王 树 民

陇 游 日 记

甘青聞見記

顧廷龍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甘青聞見記

顧廷龍



封面题字：顾廷龙
责任编辑：旭 华
封面设计：吴 祯

甘肃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十八辑

甘 青 闻 见 记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兰州第一新村81号）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1.875 插页4 字数260,000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430

ISBN 7-226-00180-X/K·15 定价：4.40元

甘肃文史资料选辑

第 28 期

顾颉刚：西北考察日记

王树民：陇游日记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顾颉刚先生

序

予年十五六，得桐梓學報而好之，甚欲步
太史申叔諸先生之後塵，以整理古文籍自期。
是時肄業重慶中學，一日，胡師分生詢予：他
年欲為何種人？不慮而對曰：願為經學家。蓋
予生樂中，為惠定宇、余仲林、江良慶之故鄉
亦錢竹汀、段茂堂、俞曲園等講學著書之地，
無數字不於市肆。甚易博覽經籍，力所暇及
則博而歸，其不及者亦就師覽焉。雖不甚了了
而心喜其方法之密，據之富，與其提出問題之
新穎，以為吾人治學必當若斯，乃為真學問。
後歷經革命，時代潮流洶湧衝擊，失其定力，
頗棄舊學，思自獻於現實之途，而安居稍久，
常於不自覺中重彈前調，知習慣之難移也。自
大學畢業，與諸師友敘論古史，一時有風行草
偃之概，予既得於講昭之外國戶深研，乃決心
以理學取書為我生之志業。左朋中不少熱陽人
規予曰：古時代中，積風暴雨，無人不皆紙
馬，漂浪為馬，審相迎相之術。余乃自問於家
牙之族，不回嫌與現實脫節，將好清明



顾颉刚先生在兰州与青年教师合影

前排左起：刘景曦（兰州兴文社），顾颉刚，程景皓（兰州农校）
 后排左起：郭普（兰州农校，现为甘肃省林业厅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），
 谷苞（甘肃学院附中，现为新疆大学、兰州大学教授），李瑞徵
 （兰州农校）



顾颉刚先生墨迹

顏剛文稿

馬國英子謹誌。下午，與張縣長同到喇秀珊先生家。先生
名世俊，清華人，今甘肅省政府委員，回教中之耆宿也，
年七十餘矣。遂由喇先生導游城南寺。繼由保家馬成元君
導至大拱拜、台子拱拜、大拱拜三小學、^華寺、畢家場
寺等處。拱拜者，阿刺伯語，回教中先賢之墓也。歷遊各
地，亦以亂事^後，而回民信仰之誠與其勢力之厚並可見焉。
^{回教}派別，比來各方詢問，稍有所知。蓋老教門內有八：
一曰陳門，其傳教最早，約在明初，華寺起而代之。二曰
華寺，在八方，建於明；清乾隆時主教馬永通，新教首領
馬明心等教，勢力始大，今教徒甚多。三曰畢家場，陳門之

说 明

这本专辑包括两部日记：顾颉刚先生著《西北考察日记》和王树民先生著《陇游日记》。总称《甘青闻见记》。

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历史学家、地理学家，也是著名的民俗学和红学研究专家。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九月，顾先生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托，来甘肃、青海考察教育，王树民先生随同考察，历经十九个县市，对各地教育事业、民族情况、民情风俗等考察甚详，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十分关注，提出可贵建议，倾注着一片爱国之忧。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，新发现了顾先生写给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的《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》遗稿，可补日记之不足，特作为本书附录，并由王煦华同志就《报告书》的产生过程及其结果作了简要说明。

顾颉刚先生发展西北教育的设想，并未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。半个世纪以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成为现实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国的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，呈现了一派政治安定、民族团结、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。重温过去的历史，面对今天的现实，可以使我们从中学取热爱祖国力量。这两部日记不仅是研究西北地区近代历史很有价值的资料，也是向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。

顾先生在甘肃考察教育时，不忘情于编写通俗读物，积极宣传抗日，在兰州曾编辑出版《老百姓》通俗刊物，深受群众欢迎。一九三七年十月顾先生应《新临洮日报》之约，撰《编印通俗读物的经过》一文，亦收入本辑。

两部日记反映的是三十年代甘、青地方情况，其中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记述都是当时的见闻。但提供情况者，难免有某些局限或偏颇，为了尊重群众的民族宗教感情，经与王树民先生磋商，在不损害原意的前提下，对少数民族的名称，改为国务院规定的名称；不便改动者则加引号或在注释中说明；对个别与日记本意无关的文字作了省略。如有不妥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著名学者顾廷龙老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；王树民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熙华、顾洪同志，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，在此表示深切感谢。

本书组稿、编辑过程中，得到鲁晋、王九菊、张令璁同志的协助，同此致意。

编 者

《甘青闻见记》前言

王 树 民

在三十年代中期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有逐年补助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绥远四省教育设备费二十万元之议，顾颉刚先生受该会委托，到兰州筹划此事，当时正发生了芦沟桥事变，我避乱也到了兰州。顾先生认为补助要收实效，须深入地方了解实际情况与需要，于一九三八年初在临洮试办寒假小学教师讲习会，以后又历访官堡、渭源、康乐、洮沙、陇西、漳县、岷县、临潭、夏河、临夏等地，进行实际考察，我都得以从行。旅行途中，每得有关资料，即由我录存之，我更写有日记，事后整理成文，按照计划，分作《陇岷》、《洮州》、《夏河》、《河州》等《日记》及《临洮杂记》五部分。一九四〇年顾先生主讲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，创办《责善半月刊》，《陇岷日记》与《洮州日记》即在该刊连载发表。至一九四二年顾先生离开成都而止。当时已写到《夏河日记》，以后因体弱多病，又为生活杂事牵扰，进展很慢，仅将《夏河》与《河州》二部分完成初稿，原计划中要写的《临洮杂记》，包括临洮、官堡、渭源、康乐、洮沙等地的见闻，终未写出。

顾先生在途中亦写有日记，后来整理成《西北考察日记》一书，解放前夕，在上海油印二百本分赠友人。解放后顾先生来京，有意以《西北考察日记》和我作的游记合印为一书，一九五八至

五九年间，我于原稿作了全面整理，并补写了在临洮和渭源的两篇小文，合题为《洮渭杂记》，以代替原计划中的《临洮杂记》，附于四篇《日记》之后，总题为《陇游日记》。其稿存于顾先生家中，十年动乱中失去。一九八〇年，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得到了油印本《西北考察日记》，即据以译成日文，并附加注释，其中征引《责善半月刊》所载的《陇岷日记》与《洮州日记》之文甚多：闻香港方面已有人翻印了《责善半月刊》。我写的《日记》原为初稿，如广泛流传，难免有贻误世人之讥，而顾先生的《西北考察日记》已为国际友人所译注，在国内反不为人所知，宁非憾事！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纪念顾先生逝世三周年，以线装形式精印《西北考察日记》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，惜未作精校，仅以日译本所载原文为依据，致多讹误，且所印份数较少，不足当流通之任。

兰州鲁晋同志看到我在解放前发表过的《河州事变歌》等文字，和我常有书信来往，并寄赠近年来甘肃、青海同志们所印行的民间文学书刊。一九八四年春间，鲁晋同志来京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，在我处看到了顾先生的《西北考察日记》和《责善半月刊》中的《陇岷日记》与《洮州日记》，回到兰州后，即向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推荐。旋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函，将作为专辑印行，促从速准备稿件。《陇游日记》原稿虽失，我还存有底稿，重加整理，全录一遍，以次及于《西北考察日记》。

《西北考察日记》油印本多讹字，小仓氏日译本后附刊原文，虽改正一些错误，其本身又增加了一些错字，于是商诸保管顾先生原著的王煦华同志，找出原稿，详加校订。原稿与油印本书前有目录，日译本为之编号，分别加于文内，颇便阅读，今从之。

《陇游日记》写作的时间比较长。一九四三年我因病未能续作时，曾计划以《陇岷》、《洮州》二部分先合刊为一书，作为全书的上册，当时写有一篇自序，又承李安宅先生为写一序文，自序之言蒙其一再征引。今此序文犹保存无损，亦足以略伸鄙意，即列于篇首而省去自序，且存纪念之意。在四篇《日记》中，用《西北考察日记》之例各加小标题，以便阅读。

当日旅行时，摄得照片不少，年久多已失落，存者亦多退色，今检出可用者，附于书中，略存鸿爪。所存先生旧稿中，有在临洮所写的向庚款董事会提出的《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》和介绍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经验，原稿犹存，今亦收为附录。又先生于文中随手引用故事，记事亦偶有失误处，今亦用小仓氏之例，择要作为注释。

甘肃、青海一带的藏民，旧日通称为“番民”，与之谈话，亦自称为“番民”，而莫知其名之所由来。顾先生详加辨析，原来是唐代时西方最强大的吐蕃一名的略称，正如藏族之称为出于西藏（明代原名乌斯藏），所以两部《日记》都用“番民”之称。旧日所作之随笔杂记，从俗原为常事，既可以保存民间习惯，同时透露着一定的历史意义，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特点。其中绝无贬抑之意，以为是含有贬意者，实由于使用者的思想态度，并不在这些名号本身。今为尊重群众的民族宗教感情，一般的改用“藏”字，于某些名词确有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或阶级压迫观念者，如“生番”、“熟番”等，则加引号，以示其性质有别于一般的情况。又原文于概念相同之词，如藏族与番族，藏语与番语等，使用或不一致，今一律改用“藏”字，以免分歧。其他情况类此者，均照此原则处理。今略予说明，幸读者体察其意，免致发生某种误解。

一九五九年重整全稿时，偶得小诗一章，其词云：“追忆当年百日游，重翻旧记话从头。耳闻目击人间世，化作轻踪纸上浮。”庄生所谓“人间世”者，不仅为旅行考察时有此感触，在《考察日记》本身亦令人不能无此感触，其中委曲，先生自序言之详矣。《谢老在兰州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记：“往会顾颉刚，谈通俗刊物事。”顾先生的日记在同一天也记着：“王尔黼来。彭嘉隆、谢觉斋来。”下面又记：“八路军方面人来，使予一诧。适农校校长王尔黼在，其将为我造谣言乎？然民众教育惟彼方能识之，亦惟彼方敢为之也。”十九日又记：“与一非同访彭嘉隆，谈通俗读物事。”合看二人所记者，这次访问会见是出于谢老主动，当时有人在座，未便多谈，过几天后顾先生与李一非同志去回访，才与彭加伦同志谈到了主题。正在抗战之际，而办通俗读物也成为犯禁之事，对于欲有所为者而言，岂止是泼下一瓢冷水！果然顾先生创办的《老百姓》旬刊，只出了几期便被封禁了。可知顾先生多怀顾虑，并非无事自扰，其后离开兰州，避居外县，也就不是偶然的了。

一九五六年冬，顾先生以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广西，遍履左、右江流域各地。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在最僻远的隆林致我一简，略称：“先至左江流域，到睦南关观中越贸易，至龙津、宁明，观僮人生活及古代崖壁画。继至右江流域，经武鸣、百色而达隆林，此为广西最西北之县，有大森林及诸兽类。前与兄同游陇西，倏二十年，自喜精力未衰，又跋涉山川，至兹僻境。”是先生常眷眷于陇上之行，今又经二十余年，而先生作古已数年，今得有机会呈献于西北人士之前，先生有灵，当从此含笑安息，而后死者亦同感忻慰也。

一九八六年十月，树民记于北京

目 录

甘青闻见记·前言	王树民(1)
西北考察日记·序	顾颉刚(2)
西北考察日记	顾颉刚(7)
西北考察日记·注释	王树民(108)

陇游日记	王树民(117)
李安宅《陇岷·洮州日记》序	(118)
一、陇岷日记	(121)
二、洮州日记	(156)
三、夏河日记	(229)
四、河州日记	(267)

附 录

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	顾颉刚(295)
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后记	王煦华(361)
编印通俗读物的经过	顾颉刚(363)



西北考察日记

顾颉刚



西北考察日记序

予年十五六，得《国粹学报》^①而好之，甚欲步太炎、申叔^②诸先生之后尘，以整理古文籍自期。是时肄业苏州公立中学，一日，胡师介生询予：“他年欲为何种人？”不虑而对曰：“愿为经学家。”盖予生吴中，为惠定宇、余仲林、江艮庭^③之故乡，亦钱竹汀、段茂堂、俞曲园^④等讲学著书之地，每散学游于市肆，甚易接触经学书，力所能及则购而归，其不及者亦就肆览焉。虽不甚了了，而心喜其方法之密，证据之富，与其提出问题之新颖，以为吾人治学必当若斯乃为真学问。加以《学报》之鼓吹，其持志乃益坚。是后历经革命，时代潮流汹涌冲刷，失其定力，颇舍弃旧学，思自献于现实之途；而安居稍久，常于不自觉中重弹前调，知习惯之难移也。自大学毕业，与诸师友放论古史，一时有风行草偃之概；予既得于讲习之外阖户深研，乃决心以理董故书为我生之专业。友朋中不少热肠人，规予曰：“居大时代中，冒狂风暴雨，无一人不当兢兢焉，凛凛焉，以审其相迎相距之术。君乃自闭于象牙之塔，不独嫌与现实脱节，将恐吞卷于怒涛而犹不自知也！”应之曰：“学海壮阔无涯涘，竭一人精力，未必能如培根^⑤然，拾得几枚贝壳；若复纷纭他事，是将终无成也。现实问题，非我才力所及，有诸君以解决之，我叨惠矣。古籍古史之问题，我则不敢后人。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其勿相强以致两伤哉！”闻者爽然而退。

然事有不可知者。予性好游览，腰脚之健足以济之，每莅一